

言虚词，如何其苦、未之谅、无其数、以当无然、不惧乎、不当不正、信马由缰、惜情护面、灯笼火把、掏心挖髓等均为古语的异变；四是吸收了大量蒙古语词用在汉语中，如杀为哈喇、聊天为倒喇、贼为忽拉盖、走为牙步、驴为耳直更、猪为嘎亥、头为讨劳盖、睡觉为稳沓等；五是地方色彩浓重，如扒圪梁、戳天拐、滚刀肉、刮野鬼、夹脑风、犟脖子、狼拌汤、清汤寡水、展油活水、雷鸣击鼓、手支磨扇、跌倒骨拢、一泡黄尘、软鸡巴踏、歪头支棱、喘气马爬、直僵硬棍、舒眉展眼、光眉俊眼、灰眉处眼、神眉佛眼、聋眉扯眼、钻头觅圪喇等等。

二、“风搅雪”现象

汉语中掺和了蒙古语，蒙古语中掺和了汉语，称为“风搅雪”。包括三种情况：

一是直接借用蒙古语在汉语中广泛运用。

如叉齐儿茅庵，是本地茅庵之一种，其状略似尖顶帐篷。“叉齐儿”是个蒙古语，意为帐篷。虎巴亥为蒙古语，本来指光秃秃的荒山，用于汉语方言指乱七八糟的一摊。哈喇，蒙古语指黑色，汉语方言表示杀的意思。忽拉

盖，蒙古语意为“小偷”或“贼”。而在汉语方言中的忽拉盖，泛指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，坑、蒙、拐、骗、偷。倒喇，蒙古语意为“唱”，在汉语方言中指聊天。如说：两个人坐下可倒喇了半天。哨，蒙古语本意为“坐”。汉语方言称往后退为哨，指挥牲畜往后退的时候，则直接喊“哨！哨！”。稳榻，蒙古语称睡为稳榻，汉语方言引申其意称稳坐不动为稳榻。板升，蒙古语意为“房舍”，汉语方言引申为村名。

将风雪交加的自然现象，引申为蒙古语与汉语交混使用。

二是一句话里既有汉语又有蒙古语。

“走西口”使敕勒川地区汉族人口比例逐步增大，蒙古族生活逐渐汉化，汉族也逐渐蒙古化，蒙汉语交混成了习惯。那些常走草地的旅蒙商，上至掌柜，下到伙计，都在学习和掌握蒙古语。当时人手一册的蒙古语学习资料《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》一类的蒙古译语抄本，上边是汉字，下边是蒙古语的汉字注音，分门别类，极为详尽，罗列了许多的日常会话。这样的手抄本曾经广为流传，足见当时汉族学习使用蒙古语之情形。二人台剧目《海莲花》唱词中：“准格尔达拉王爷旗，准格尔地出了个乌云其。乌云其，生得